

林 纾
选 集

文 诗 词 卷

林 薇 选 注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I216.2
92
3

林 纾
选 集

文 诗 词 卷

林 薇 选注

四川人民出版社
一九八八年·成都



516038

责任编辑：袁晓红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技术设计：袁晓红

林 纾 选 集 文诗词卷 林 纾 选注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3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
开本 850×1166毫米 1/32 印张13.75 插页4 字数308千
1958年7月 第1版 1958年7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670 册

ISBN7—220—00269—6/I·27

定价：3.70元

《文诗词卷》前言

—

林纾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后的古文名家。他的文集于清末民初陆续刊行问世。1910年（宣统二年）《畏庐文集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张僖（韵舫）为撰序言，称赞他“为文出之血性”。1916年（民国五年）《畏庐续集》出版。1924年（民国十三年）《畏庐三集》出版，高梦旦撰写序言，也称其“叙悲之作，音吐凄梗，令人不忍卒读。盖以血性为文章，不关学问也。”以上几部文集都系林纾手订。林纾还为他的翻译小说撰写了大量序跋，于古文别辟一种蹊径，诚如钱基博所言：“有系于一代文学之风会者固非细。”〔1〕此外，他还有一些文章散见于报章杂志以及各种集子中，或仅存手稿、抄本。本卷着重收录林纾那些社会影响较大的作品，同时亦辑入若干林纾未刊的佚文。

过去关于林纾的一些记载，难免有失实之处。如关于“福州三狂生”的传说，中华书局于1962年出版的《林纾和林译小说》一书，记载1884年（光绪十年）马江战役之后，“当时林纾在福州，他听到战败的消息，非常痛心，在路上碰见好朋友林崧祁等人，便互相拥抱，坐在大街上痛哭起来。人们以为他

们发疯了，叫他们做‘三狂生’。”这条材料曾被多处引用，流传甚广，其实是不确的。当马江战役败讯传来，林纾确曾悲愤填膺，和好友周辛仲二人冲到钦差大臣左宗棠的马前道路上。(2)但是“三狂生”之得名却并非由此，那是光绪初年的事。据林纾的同乡好友陈衍云：“光绪初年，福州有三狂生，皆休姓，一畏庐，一述庵崧祁，一某。”(3)本书所收的《林述庵哀辞》一文，有助于订正史实。

述庵识余在光绪丁丑（光绪三年，1877年）。有林夷国者，与余论诗不合，以余骄蹇之状告述庵。述庵怒，将于众中折余。寻得余所作《陈节妇吟》，读之大喜，复与应园以书投余，得相见于桥南水榭中。余时郁伊，接人多微猊，亲故稍稍引去，余益愤而自肆。见述庵乃慷慨恸哭，长跽不起，各引满三巨觥，旁人相顾愕眙。漏四下，述庵已烂醉，约余同归琼河寓斋，乃各赤足循河堤以行，登刘公桥，坐树阴中望水际坠月。述庵喟然曰：“他日我死，若能痛哭如今日耶？”余默然，窃怪其言不祥。明日城中大哗以为怪，好事之人增饰丑态，听者各挟以为谈资。自是述庵与余日见短于人矣。夫士当坎壈之日，得一善己者而喜，喜极而哭，皆本之中情无足怪者，而必腾谤至此，薄俗之用心可悲哉！

林述庵也有诗吟咏其事。

《两生行》：……两生崛起真奇绝，一腔磊古伤时血。两生相见忽狂喜，手握吴钩腕不起。白眼横空天，

杀道旁子。一生抱酒杯，一生蹶草履。西生摇摇同过市，上楼饮酒忽大醉，热血淋漓洒满纸。一生狂叫一生哭，拚掷头颅报知己。……

《三生行》：三生猖狂天下无，快剑斩断红珊瑚。三生意气一时绝，摩弄雷霆走日月。……周处作横只一人，今乃鼎足而三坐，使籍籍人言塞都市。……

他们二人一文一诗，都用浓墨重彩，写出当日那种“死有狂名魂醉酒，生无媚骨眼成冰”的傲兀之态〔4〕。

林述庵是很有才华的近代诗人，英年夭逝，临终托孤于林纾。林纾将其幼子阿状带回自己家中，一住十年，衣食训诲行至，恩养一如己子，亲授古文诗词，使阿状成为少年英才。林纾和林述庵父子两代的友谊，堪称近代文坛佳话。

阿状即林之夏，字复生，一字凉生，号秋叶，近代革命家，同盟会员，南社的十七创始人之一。他在福州英华书院学习时，与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的林森是同学，才兼文武，儒将亦复诗人。辛亥革命爆发，之夏随镇江都督林述庆猛攻南京，血战一昼夜，之夏身中数弹，仍然奇勇向前，终于长驱直入石头城。孙中山对他给予很高评价，称光复南京之役，“镇江响应，如有旋乾转坤之力，而此役之从中策动，运筹帷幄，及亲临前线者，则为之夏及其弟知渊等人是也。”〔5〕

虽然林纾晚年思想相当保守，以清遗民自居，但是他却与之夏这样一位革命的风云儿有着情同父子的厚谊。这是林纾同革命的一点瓜葛，向不为人所知。《金陵秋》的男女主人公以之夏及其夫人陈贞慧女士（也是南社诗人）为模特儿。

林纾在诗、词方面也有较深造诣。他早年虽然写过不少的诗，但是老而悔其少作。陈衍《石遗室诗话》中云：“畏庐自谦其诗，谓少作已尽弃斥。”因此林纾早年的诗传世不多，未能裒辑成集，仅散见于《福州支社诗拾》及其他友人的诗集中。福州支社是林纾青年时代与朋友所结诗社，以咏史为题，专赋七律。《诗拾》刊行于1891年（光绪十七年），荟萃闽中精英之作。本卷酌收一些林纾早期诗作，以窥一斑。

林纾诗集，曾刊行问世者，凡二种：《闽中新乐府》、《畏庐诗存》。

《闽中新乐府》凡三十二首，写于1897年（光绪二十三年），同年12月刊行于福州。其时正值戊戌变法前夜；梁启超正式提出“诗界革命”的口号，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，1899年12月所写的《夏威夷游记》一文中；而在此两年之前，林纾就有《闽中新乐府》这样激进的诗歌创作和主张，自然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了。这部诗集大胆突破了旧诗格律的束缚，以自由活泼的歌谣形式，倾吐了中华民族愤怒反抗的心声，鞭撻了种种丑恶、畸形的社会痼疾，表达了锐意革新的勇气和热情。无怪乎郑振铎认为：“在康有为上书之前，他却能有这种见解，可算是当时的一个先进的维新党。”^{〔6〕}甚至胡适后来也加以称道说：“林琴南壮年时曾做过通俗的白话诗。”^{〔7〕}自1868年黄遵宪做《杂感》诗，倡言“我手写我口”，至于1902年梁启超创办《新小说》杂志，刊出《爱国歌》、《新少年歌》等“杂歌谣”——从晚清“诗界革命”的发展潮流中，不难看出：林纾的《闽中新乐府》在近代诗史上占据的地位。

《畏庐诗存》是林纾晚年诗作。凡三百三十首，收录自1911年辛亥革命至1922年间作品，系林纾手订，1923年（民国

十二年)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林纾于诗之一道,曾经刻苦自励,称:“吾诗七律专学东坡、简斋;七绝学白石、石田,参以荆公;五古学韩;其论事之古诗则学杜。惟不长于七古及排律耳。”(8)功底颇深,堪与旧诗坛之翘楚陈三立、陈衍诸人颉颃。

当清末民初,士大夫之言诗者,皆以江西诗派为宗。林纾生活在这个侈言宗派、收合党徒的圈子里,却能卓然自立,不随波逐流。他力斥门户宗派之见,反对剽袭古人、消泯自我,主张以诗抒写性情。他的见解可说是相当精警的。见于他的诗论,《郭兰石增默庵遗集序》:

诗之有性情境地,犹山水之各擅其胜。

《梅花诗境记》:

诗之道,以自然为工,以感人为能。

诗者,不得已之言也。忧国思家,叹逝怨别,吊古纪行,因人情之所本有者,播之音律……乃有至于感泣者。

他在《畏庐诗存》自序中也曾自白:

余自述己志,自为己诗,不存必传之心,不求助传之序。至于分唐界宋,必谓余发源于何家,辨香于某氏,均一笑置之。此集畏庐之诗也,爱者听其留,恶者任其毁;必如康、乾之间,寄托渔洋、归愚两先生门下盼其声光,余不屑也!

因此，林纾的旧体诗颇有一些孤芳自赏的标格。陈衍对他的评价：“畏庐近来诗境大进，在自然不假做作。”〔9〕钱基博对他的评价：“其为诗旷如奥如，尚清道而不贵绮错。”〔10〕大体上道出了林纾的旧体诗那种清疏淡远的风韵。

至于林纾的艺术手法的特色，诚如陈衍所言：“是以文家画家法作诗者。”〔11〕他的某些长篇叙事诗，如《壬子正月十二日入都……》、《十四夜天津果大掠》、《哀闽》等，反映出一些民国初年的政治风云变幻。堪称独步的是他的题画诗。寒光认为：“他的题画诗的确是太妙了。实在话说，假使林氏不会古文，也不曾翻译，单只做诗和作画，也就够在中国名人席上占一个位置了。”〔12〕读来诗情画意，沁人心脾。略举二首：

蓦然失却碧芙蓉，云出山来自万重。不管人间方待雨，只从天半作奇峰。

回首琼河五十秋，当年维发尚盈头。梨花阵阵飘春水，逃学偷骑老牝牛。

有的写得元气淋漓，意境高远；有的写得清新活泼，情趣盎然。

当然，林纾晚年思想以至艺术，都很保守，《畏庐诗存》中多悲凉激楚之音，其中虽然也有蒿目时艰、忧怀世乱的成份，但是更多的还是他的那种遗民感情的宣泄，表达对于一个被推翻的封建王朝的哀挽。他曾坦率地自白：“惟所恋恋者故君耳。”〔13〕其愚可悯，其顽可悲！

至于《畏庐诗存》集外之诗，较重要者，有林纾《七十自寿诗》，传世十五首，是他晚年追抚往昔之作，从中可以概见

林纾之一生。本卷亦酌收一二。

林纾的词，传世不多，散见于他的译、著小说中的题咏，或题画、题扇之作。零星披露于报章书刊，未有词集公开出版。现存《冷红斋词剩》一卷，为林纾门人辑录，系手抄本，凡二十七阙，并收林纾词论三篇（其中《徐又铮填词图记》见于《畏庐续集》，《零驾词序》、《灯昏镜晓词跋》为佚文）。林纾自称：“生平癖香草窗、樊榭（南宋周密、清厉鹗），乐其幽悄凄清，似哑骚策，然每成一解，辄至数日。”^{〔14〕}可见他对于词这种形式也曾下过很深的功夫。《剑麓录》中托为邵仲光所撰的《烛影摇红》一阙：

楼影侵潮，茜红窗暗春光晚。觞箫细趁踏青人，那受
杨花绾？肯道苏堤路远。万千条烟丝醉软。杏花深锁，满
院斜阳，双扉倦款。蹴地珠帘，波纹都似春痕浣。喷香抱
粉带诗来，竟左寻春伴。水上烟芜细短。绕西泠宛香未
断。暮阴阴地，小立移时，鞋痕苔浅。

书中借梅儿之口，称其“真能步武玉田（南宋张炎），词中去、上调融，音节渐婉。”这可以说是林纾对其词作的自评。

二

林纾是以古文自诩的，曾经断言：“六百年中，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！”^{〔15〕}两千多年来，一直居于文学正宗地位的中国古典散文，发展至于林纾，画了一个句号。

探讨这个问题，不免涉及林纾与桐城派的关系。桐城派是

与清朝的国运相始终的一个最大的散文流派。自康、乾以来，桐城派以“清真雅正”之文，蔚然成宗。二百余年，衣钵相承，文章刻意追求“严净”。流弊所及，不免失之枯淡。自林纾生前直至今日，人们向来习惯把林纾目为桐城派古文家。其实，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。林纾本人对此是不以为然的。《震川集选·序》：

辛酉五月，余晤康长素（有为）于沪上。长素曰：“足下奈何学桐城？”余笑曰：“纾生平读书寥寥，左、庄、马、班、韩、柳、欧、曾外，不敢问津，于震川则数周其集，方、姚二氏，略为寓目而已。”长素慨然。

很明白地表示了他的古文渊源于左、庄、马、班、韩、柳、欧、曾，下逮归有光，取法乎上，并非系出桐城。他对于桐城派的弱点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。《文徵·造作》：

专于桐城派文，揣摩其声调，虽几无病之境，而亦必无精气神味。

只是由于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中，林纾与桐城派古文家马其昶、姚永概等人采取同一顽固守旧立场，于是张大桐城派之旗帜，结为奥援，森严壁垒，自然不免“桐城谬种”之讥了。为此，林纾的古文一向遭到贬斥，几乎很少有人进行过认真的研究。

钱基博对于林纾古文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：

林纾学韩而无其雄博，融情于景，郁结苍凉，以得柳

州之幽，而不免伤纤刻；于湘乡为转手，与桐城为异调。

……顾晚年泥于马其昶、姚永概，遂为桐城护法。

……或者以桐城家目纾，斯亦皮相之谈矣。〔16〕

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，现在可以用比较超脱、豁达的历史眼光，来评说于秋功罪了。

古文是林纾毕生呕心沥血的事业，作品和理论都斐然可观。他曾撰写过《春觉斋论文》、《文微》、《韩柳文研究法》等文论专著，并在《左孟庄骈精华录》、震川、后山十五家集选……等大量古文选本的评语中，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见解。苦心孤诣，堪称斯轮老手。他不仅有自成格局的理论体系，而且留下了若干经得起大浪淘沙考验的佳作。他原本无须皈依桐城，而卓然名世。他是在“古文一道，已属声消烬灭之秋”作为殿军的人，〔17〕他代表了旧文学的终结。

综观林纾的文论和创作实践，可以发现，他在很多方面都与桐城派各异其趣。姚鼐倡言“义理、考据、文章”三者合一，曾国藩又加一个“经济”，而林纾则标举“意境”、“气势”、“情韵”、“神味”，甚至“风趣”。显然林纾对于散文的美感特征要重视得多，强调得多。其论文旨归，择其大要而言：

第一、追求深情远韵，自肺腑中流露出，方为天地间之至文。“情者发之于性；韵者流之于辞。”“凡情之深者，流韵始远。然必沉吟往复之久，始发为文。”〔18〕“韵非故作悠扬语也，情贍于中，发为音吐，读者不觉其绵亘有余悲焉，斯则所谓韵也。”〔19〕

第二、主张表现自我，反对刻意仿古。“为文当肖自己，

不当求肖古人。”〔20〕“作文时，不可专摹古人，须使有个我在。”〔21〕

第三、倡言写家常絮语。“欧公之《洺州野史》、归震川之《项脊轩记》，琐琐屑屑，均家常之语，乃至百读不厌，斯亦奇矣。”〔22〕他不只一次地举出《史记·外戚世家》中的一段描写：汉文帝之际，窦皇后弟窦广国幼年家贫，被人贩卖，流落为奴，后来听说姊姊在宫立为皇后，因此上书自陈：

文帝召见问之，具言其故，果是。又复问他何以为验，对曰：“姊去我西时，与我诀于传舍中，丐沐沐我，请食饭我，乃去。”于是窦皇后持之而泣，泣涕交横下。

原来窦皇后当年以民家女被选入宫，稚弟恋姊，囚首垢面，依依姊侧，相别于旅舍中；而门前车马已集，行色匆匆，姊姊明知一去便当永诀，仓皇之间，乞水来给稚弟洗，求食来给稚弟吃，最后一尽手足之情，方始登车而去。这段描写得到林纾的激赏，赞叹寥寥数语，惨状悲怀，尽皆呈露，他所追求的这种家常絮语的人情味，和中国古典散文的传统观念——“载道”、“宗经”、“征圣”，迥于桐城派的“因文以见道”等等，是大相径庭的。

以上几点，是其天机清妙处，不那么道学气。当然，平心而论，林纾生值桐城派的文风笼罩文坛的时代，自然不能不受其影响。其笔墨之雅洁严净，无一赘语；章法之谨严缜密，关锁暗合而又不落斧凿痕迹，寓匠心于矩矱之中——这些诚然都是桐城家数。但是可贵的是：林纾还不曾消泯自我，他的散文表现了比较鲜明的创作个性。钱基博说：“纾之文，工为叙事

抒情，杂以谈谑，婉媚动人，实前古所未有。”^{〔23〕}陈衍说：“曾涤生（国藩）所分阳刚阴柔之美，虽不过言其大概，未必真划鸿沟。然畏庐于阴柔一道，下过苦功。”^{〔24〕}他们大体上道出了林纾散文的个性风貌。

综而言之，他的文笔简洁洗练，以意境和韵味见长。写景文清丽淡雅，抒情文含蓄深沉，而一些尺幅小品又流露了他的“好谐谑”的性格，情趣横生。他的一部分作品在晚清散文中堪称上乘。

比如他的叙悲之作《苍霞精舍后轩记》，通过记轩以表现伤逝怀旧之情。苍霞精舍后轩是林纾故居，他曾经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为恬静愉悦的岁月。文章前面的一、二、三段，追忆苍霞旧事，娓娓叙家常，场面很活泼，充满了家庭温暖，生活情趣盎然。然而，一切都已成为过去，苍霞旧事，久已如落花残梦，杳然无踪了。最后一段为文章之主，手法由叙事转入摹景抒情，着重在于渲染意境。文章迤逦写来，如清溪流水，潺湲而下，至此则奇峰突起，陡成绝壁。前面的追忆、铺叙，皆以伏此日此时之断肠！

栏榭楼轩，一一如旧。斜阳满窗，帘幔四垂，鸟雀下集，庭堦阒无人声。余微步廊庑，犹谓太宜人昼寝于轩中也。轩后严密之处，双扉阖焉，残针一，已锈矣，和线犹注扉上，则亡妻之所遗也。

这时，母亲早已亡故，妻子也已物化。故地重经，景物依然，一时，旧梦前尘尽都兜上心来。“栏榭”二句，写纵目流观。着一“旧”字，流露了无限的留恋、怅惘，这就是他歌哭于斯

的故居，一草一木，一栏一榭，均足以勾起似梦如烟的回忆。

“斜阳”数句，写闲寻旧梦。点染几笔，重在庭埭闾无人声，斜阳、帘幔、鸟雀，均为烘托，为造境，人们似乎听到他微步廊庑的脚步。环境是如此的恬静、宁谧，依稀旧时，高堂犹自昼寝轩中，此境似幻似真，令人如醉如痴。“残针”数语，睹物思人。岁月流逝，世事沧桑，亡妻遗物——一枚残针竟赫然犹存！伊人已逝，旧泽犹存。——淡淡几笔，带着心弦的震颤，亡妻茹苦含辛的一生顿时浮现眼前，那深沉的悼念之情如泉涌一般溢于言表。这是完全可以与《项脊轩记》相媲美的佳作，只不过归有光毕竟是仕途中人，文章中较多地寄寓了家世盛衰、宦海浮沉的感慨，而林纾的《苍霞精舍后轩记》则写得更为一往情深罢了。

他的一组西湖游记，将湖山灵秀之气尽收笔底，艺术魅力历时不衰，令人不禁忆起柳宗元的《永州八记》、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、《西湖梦寻》这些名作。人们读林纾的《湖心泛月记》、《记超山梅花》、《游栖霞紫云洞记》、《游西溪记》、《记花坞》等文，感到仿佛远离了喧嚣的尘世，徜徉于湖光山色舒卷如画的艺术境界中，清幽沁骨，凄艳欲绝。以丹青妙笔为文，是其最擅处。那怪石群列，碧苔如锦的栖霞；芦花万顷，雪满汀州的西溪；白云深处，苍翠四合，茅庵如螺髻数点的花坞；万竹扫天，微径幽闼，寒泉如鸣环珮的云栖……都留给人们沁香沤露、冰魂玉骨的美感。试举《湖心泛月记》中的一段：

月上吴山，霏霭冥濛，截然划湖之半。幽火明灭相间，约丈许者六七处，画船也。洞箫于中流发声，声微细，受

风若咽而凄悄哀怨，湖山触之，仿佛着中秋气。雾消月中，湖水纯碧，舟沿白堤止焉。余登锦带桥，覆轩乃吹簫背月而行，入柳阴中。堤柳苍郁为黑影，柳断处乃见月。覆轩着白衫衫立月中。凉蟬触簫，簫而群噪，夜景澄澈，画船经堤下者，咸止而听，有歌而和者。……

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西湖月夜啊！湖山笼罩着梦幻的美，轻纱薄绡似的迷濛雾霭，流光泻银的皎皎月华，幽火阴灭的画船，浓黑蓊郁的堤柳，清风蝉噪，依稀桥影，还有那凄悄哀怨的簫声……景色幽艳凄迷，令人浸于冰壶沉碧之中。

在众多的西湖游记文中——不论古的、今的、文言的、白话的，比较起来，林纾的这组文章，至今仍是不多难得的佳作。

不拘一格，落墨无端，也是林纾的散文在艺术上成熟的标志。有的文章，如《徐景颜传》，写得悲壮呜咽，慷慨淋漓，纯是太史公之神韵；有的文章写得活泼风趣，近乎稗官家言。桐城派是切忌在古文中“杂小说”的。方苞告诫：“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、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、汉赋中板重字法、诗歌中隽语、《南北史》佻巧语。”⁽²⁵⁾“传奇小说”、“市井鄙言”尤在排斥之列。⁽²⁶⁾但是林纾同时又是小说家，不但翻译，自己也写小说、传奇。因此，他讲求写生逼肖，绘声绘影。将小说笔法入于古文，自然也是有的。比如《赵彥子小传》：

赵彥子，楚人，以相术至闽。三日，闽之善绅（官宦）先生大集其门，至不可过车马。纳金屏息，听决于彥

子。韋子曰：“某願丰，壽臺。”群客聞之，皆自摩其臍也。“某准隆（鼻高），位相。”群客聞之，又皆自按其准也。神色皆惡，惟慮韋子之詆己者。“若者神木而色朽，當死。”則泪承睫，他客亦蹙然若憫其果死者；更托其頂，審其顛曰：“是紋佳，可勿患。”則泪者笑矣。

.....

嘲風相士，亦以嘲諷世態，澆彼官場中人。筆調活潑辛辣，旁影及相，神情口吻，維妙維肖。

至于《冷紅生傳》，徑自別開生面。可以斷言，此絕非桐城家數。如以正統詩文的眼光來看，可以說是野狐禪了。恐怕只有用“幽默”二字概括，略得風神。中國古典散文，歷來一般都是嚴肅有余，凝重有余，很少有幽默感。像《冷紅生傳》這樣富于幽默感的文章確屬罕見，下文還將論及。

幽
默
集

三

如果林紓的文学成就仅限于上述的一个方面，那么，还是比较不足道的；更为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是：他同时又是开一代文学新风的人。当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，在从中国古代文学走向现代文学的大转折的历史进程中，“林译小说”以及林紓为它写的大量序跋，曾经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。今天进行历史的回顾，可以看到，林紓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于：他第一次引进了与数千年的旧传统迥然不同的新的文学模式、文学观念。不但“林译小说”曾经影响了“五四”一代风流人物——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钱钟书……等；而且，林紓还在自